

进一步保护传承利用好大运河文化

今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大运河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保护、传承、利用上下功夫，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围绕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一系列问题，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约请有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地方领导展开三方笔谈。

加强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司长 刘明

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全长近3200公里，是具有2500多年历史的活态遗产，是目前世界上距离最长、规模最大的运河，蕴含着中华民族悠远绵长的文化基因。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近年来，我们会同相关部门和沿线省份，积极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加强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大运河文化带、生态带、旅游带正在焕发新的生命活力。

顶层设计加快完善，协调机制逐步健全。国家层面统筹谋划，中办、国办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明确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为大运河沿线发展谋篇布局；部省联动通力合作，出台4个部门专项规划和8个分省实施规划，构建形成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四梁八柱”规划体系。国家层面和大运河沿线8省（市）均成立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领导小组，上下协同、扎实推进；建立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工作机制，有统有分、各司其职，形成了推动中央决策部署有效落地实施的制度体系。

坚持保护优先，文化传承进一步彰显。当前，大运河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水平大幅提升。沿线各类文化自然遗产保护基本实现全覆盖，以推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主线，系统

梳理大运河沿线的文物、非遗等各类文化资源，逐步摸清了文化资源“家底”。大运河法制建设取得突出成效。浙江、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陆续出台省级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为大运河文化遗产进行分级分类保护利用提供法律保障。文化挖掘阐释水平明显提高。浙东运河博物馆、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天子津渡遗址公园等重点项目建成开放，充分展现大运河遗存承载的文化底蕴；《大运河之歌》纪录片完成拍摄制作并在央视播出，《大运河画传》等一批与运河主题相关的出版、影视作品陆续推出，大运河文化基因进一步激活。

沿线生态持续改善，运河实现水清岸绿。大运河沿线持续推进重点区域及河道生态环境修复，优化提升大运河航道功能，为大运河保护、传承和利用提供有力生态保障。截至目前，大运河沿线8省（市）已全面建立河长制，沿线水环境实行按月全面监测，江南运河（江苏段）、淮扬运河、中运河实施全面治理和保护，山东、苏北、河南等段水质明显好转，京杭大运河连续两年实现全线通水。天津市开展大运河滨水绿道建设和沿线绿化，推动沿线非建成区营造林约2万亩，运河生态空间森林覆盖率达到20%以上。泰安市实施大运河（泰安段）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新增湿地面积超过500万平方米，城市重要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

文旅融合创新发展，运河影响力

显著增强。大运河贯通南北、联通古今，沿线地区具备优质独特的文旅资源，通过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唤醒运河文化记忆。“千年运河”名片更加璀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通过科技手段打造历史场景和多元业态的沉浸式体验，开业以来参观人次突破500万；全民健身“行走大运河”等活动引起热烈反响，越来越多居民选择“了解运河、行走运河、感悟运河”，运河文化重回民众日常生活。区域文化交流日益紧密。自2019年以来，北京市与杭州市轮流主办中国大运河文化带京杭对话，为保护传承利用好大运河凝聚共识；沿线8省（市）举办大运河文化非遗大展和大运河文化之旅活动等，沿线城市交流合作不断深化。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些困难问题还需要在建设发展中逐步解决。一是大运河沿线文化遗产相对分散独立，运河文化的统一阐释、系统保护、综合利用等还有待加强，沿线8省（市）认定标准不统一，文化遗产保护有待深化。二是大运河沿岸生态空间管控难度较大，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破坏难以快速修复，复绿成本高、见效慢，生态保护有待提质增效。三是大运河文化内涵提炼、阐释和展现形式尚显不足，深度体现大运河文化内涵的标识产品还比较缺乏，文化内涵研究阐释有待加强。未来需进一步突出保护、传承、弘扬，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不断细化实化工作措施，深入细致抓好工作落实，

持续推动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取得新进展。

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优先是开展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的首要原则。要严格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根据大运河相关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特点，推进真实性、完整性保护。加快推进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工作，继续推动地方完善相关地方性法规规章。

持续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推动绿色生态廊道建设，打造大运河滨河生态屏障，深入推进大运河沿线绿色城市建设。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指导落实大运河核心监控区管控要求，避免出现“乱占”“乱建”现象。推进大运河沿线产业生态化集聚改造，加强工业园区污染治理，推进船舶和港口污染防治监管。有力消除监督盲区，盘活运河保护“一盘棋”。坚持稳扎稳打、久久为功，延续壮美运河的千年神韵。

强化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联动。进一步促进资源整合优化，充分汇聚各方合力，深入挖掘大运河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涵，推动形成更多优秀传统文化产品，为展示推广大运河文化提供坚实支撑。研究大运河国家步道建设方案，进一步完善多元投入机制，统筹用好现有资金渠道，加强重大项目谋划和支持力度。及时总结相关部门和地方工作经验做法，强化推广宣传，推动形成各部门、各地方争先创优、齐头并进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格局。

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人工水道，是古代劳动人民改造山河的伟大工程，是与自然相互顺应、相互成就的杰出产物。大运河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流动的国家记忆。

突出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中的文化特质。大运河既是润泽百姓的千年水脉，更是传承历史的经典文脉。突出把握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全面推进运河文化带建设。按照“河为线、城为珠，串珠成线、线带面”的理念，谋深做实运河基础研究，并充分挖掘运河历史文化内涵，全力打造浙东运河文化园、浙东运河博物馆等节点工程，科学保护运河上的桥梁、城门、水门、石宕等标识性建（构）筑物，修缮修复古村古镇、历史街区等运河聚落文化资源，探索推进沿线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工业遗产活化，创作推出运河主题文艺精品力作，全景再现运河文化风貌。突出把握人民主体性，全域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千百年来，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这既是运河文明变迁发展的高度概括，更是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价值取向。以“安全、生态、宜居、富民、智慧”为总目标，通过落实落细河湖长制，全面整治运河环境，高标准建设滨河绿道，高水平打造水美乡村，持续开展群众性文化艺术、非遗交流等活动，推进运河风韵、风物、风俗重新回归百姓生活，让运河沿岸人民共享成果、让美好生活应“运”而生。突出把握保护传承利用的辩证统一性，全力推进新时代文化工程建设。保护是前提，利用是过程，传承发展是目的，三者相互依存。把运河“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延伸到古城保护中，把运河文化传承同唐诗之路活化、古越文明探源等一起纳入新时代文化建设工程中，推动运河文化与大禹文化、宋韵文化、阳明文化、黄酒文化、书法文化、戏曲文化等多种文化样态融合发展，放大文化叠加优势，打响区域文化品牌，不断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明确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基本思路。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稳步推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生动呈现大运河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延续壮美运河千年神韵，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在历史文化传承发展中奋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持保护优先。严格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坚守最小干预、分类保护、预防性保护等原则，最大程度保持原真性、完整性和延续性。坚持文化引领。深入发掘和赋予大运河新时代文化内涵，增强文化自觉，彰显文化自信。坚持绿色生态。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促进绿色航运系统构建与宜居城镇建设提升有机融合，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运河生态环境。坚持融合开放。深度挖潜运河文化产业发展的突破点，加快大运河绍兴段区域多规融合、产业融合、产城融合和内外融合，充分发挥大运河在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中的重要作用。

探索新时代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现实路径。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必须深度做好遗产保护、文化传承、活态利用三篇文章。聚焦遗产保护，打造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优质生态带。河道本体、运河生态和景观环境是运河

争当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排头兵

浙江省绍兴市委书记 温暖

最重要、最基础的遗产资源。制定实施地域内的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进一步细化岸线范围标准，统筹抓好运河河道系统治理、生态修复以及地质基础的精准保护，加强运河沿岸国土空间用途、空间形态和景观风貌管控，联动周边湖泊、生态湿地等开展生态涵养，保持水网构建的整体性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全面夯实大运河文化的自然基础。聚焦文化传承，打造守根铸魂、稽古振新的璀璨文化带。运河文化传承的逻辑起点是对遗存承载的文化、流淌伴生的文化、历史凝练的文化等不同文化形态的深刻认知。持续深化运河文化基础研究考证，保护运河文化形态物证，构筑运河文化知识谱系，唤醒运河文化历史记忆，挖掘运河文化的立体性，全力塑造大运河文化价值形象。聚焦活态利用，打造共建共享、可感可及的缤纷旅游带。活化利用文化积淀，是为了滋养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在运河生态、文化基础功能之上，完善旅游、休闲、商贸、居住等功能业态，提升园林文化艺术景观，畅通水上交通游览线路，强化文化创意产业赋能，推进沿线传统工艺和传统产业复兴，打造融运河旅游、都市旅游、古镇旅游、文化旅游于一体的经典旅游线路，向外界更好地传播运河故事、展现运河魅力，让老百姓更好地领略运河文化、享受运河生活。

文旅融合赋能大运河文化传承与利用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 张环甫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大运河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定位不断演进，历经实用航道、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国家文化公园的蝶变。作为源远流长、独具特色、影响广泛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大运河强力凝聚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旅游吸引力、社会流动力，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柔性引擎。面向未来，应借助文旅融合的新思维、新战略与新路径，充分挖掘与展现其文化特性，绘就更美好的篇章。

广开思路，系统全局地开发大运河的多维文旅价值。文化研究是文旅融合赋能大运河的基础性工程，应积极发挥学术研究的先导性功用，推动多学科交叉研究，联合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管理学、传播学、经济学等学科力量，奠定大运河文旅融合发展的理论基础。活化大运河文化内涵生产，明确以现实为导向、以生活为场景、以物象为载体、以交流为目标的文化创新原则，广泛推动大运河影视剧、大运河文学、大运河戏曲艺术等形式与旅游融合。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立足大运河文化资源优势，发展古镇旅游、古街休闲、考古研学、非遗体验、水上旅游等项目，打造一条璀璨的文化带和综

纷旅游带。促进有形遗产与无形遗产结合、静态保护与动态保护结合，将散落在运河沿线各地的遗产点联动起来，突出地方特色，进行集中开发、统一提炼和整合提升，改变资源闲置状况。建构大运河文化IP，助力大运河成为全球知名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从内涵特征、转换逻辑、作用机制、实施路径等维度，系统思考文旅融合赋能大运河发展的落脚点。站在前沿维度展示与讲述大运河故事，推动大运河文化成果更充分进入现代文化场馆体系、数字虚拟场景体系、生态文明建设体系、节庆活动体系，让大运河“古运焕新颜”。充分发挥“数字中国”优势，拓展互联网、大数据、5G、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手段在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以及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中的应用场景，增强大运河文旅融合的数字驱动力。

面向大众，创造人民参与、人民认同的大运河文旅产品。当前，人民群众对大运河的了解尚不充分，并存在文旅产品内容形式趋同化、叙事角度单一化、传播渠道零散化等问题。因此，需充分激发社会各界参与文艺创作的积极性，让大运河文化作品“飞入寻常百姓家”。运用多媒体分析、大数据分析等方法，深入了解大

运河文化的主体、渠道与受众，厘清其中涉及的政府、市场、媒体、公众等多方立场，在内容创作过程中调整组织结构、协同管理职能、推动资源共享、深化公众参与，优化制度与政策安排。基于历史资料，剖析大运河在中华民族记忆中的文化基因，开展全球案例研究，总结文化遺產共同富裕的经验，由“硬传输”转向“软叙事”。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在大运河沿岸生活、游赏，演绎着动人的文化史，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塑造着多样的生活场景，共同构成大运河文艺内容创作的动力源泉。大运河主题的艺术作品应多将眼光投向这样饱含“烟火气”的生活场景中，聚焦生动鲜活的微观个体，在对沿河百姓的日常生活的描摹之中，展现大运河的经济、社会、文化变迁等宏大议题，起到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展演效果，让人民群众成为大运河故事的最佳讲述者、大运河形象的最佳代言人。

集中发力，塑造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运河国际文旅符号。大运河的国内形象建设，在国家文化公园、大运河文化带、世界文化遗产等语境下已然有所成效。但立足世界传播，以大运河为切入进行东西方文化作品对话的意识还比较弱。如何减少大运河文

化对外输出的文化折扣？如何让大运河文化真正走出国门，成为中国的文化标识并为世界人民所熟知？这都是亟待回应的重要课题。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共同语言，也是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纵观世界，日本富士山、美国自由女神像、英国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德国莱茵河中上游河谷等文化遗产品，对所在国家形象的建构起到历史性和当代性作用，我们同样应当思考大运河如何引领中国形象闪耀世界。从大运河的历史形象变迁、大运河文化基因、历史上的大运河游记忆等资料来看，大运河天然地具备建构当代中国国家形象的文化基因，其温和、联通、开放等文化特质符合文明自信大国形象的内在需求，可以赋予我国国家形象以新的内涵和落脚点。应当紧密结合我国国际形象传播的重大战略方针，立足于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语境，以大运河塑造和平、大气、包容、开放的中国国际形象。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洞悉海外主流报纸、电视平台、互联网社交媒体中的大运河，明确海外人民对中国大运河的认知，针对国际形势特点与互联网传播环境，从战略和战术双重维度提升大运河文化传播效能。